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休徵

戒懼

悔過

休徵

東周之際列國之君其有服強敵而恢霸功糾諸侯而
獎王室者皆宗社之所佑神祇之所扶故休徵兆於前
功業著於後影響之報毫釐靡差至於天與已蘭文在

其手紀諸油素煥若丹青所以先聖修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者蓋俾其知運歷之定分非僥倖之所及小既尚爾況其大者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大叔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

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而命之曰虞成王立遂封叔虞於唐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矐然視

闕住立貌
瞠驚視貌

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
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
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馬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
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
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而
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
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
方涉其深也及冠從右方涉其深也至膝已涉事大濟

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

罪也久矣

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

管仲對曰夷吾聞之

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

也

善承古人之教也。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又夢黃蛇自天下屬地

屬著也。音之欲反。

其口止於廊衍

三輔謂山陵間為衍。左馮翊廊縣之衍也。

文公問史敦

秦之太史

也。敦名。

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後九年文公獲寶若

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質如石。似肝云語辭。

其神或歲數來也

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

殷殷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陳寶

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

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聲雉為之雉也

穆公病卧五日不寤

寤覺也覺音公孝反

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謂天

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

府藏書之處也

而後世

皆曰上天

獻公十八年櫟陽雨金自以為得金瑞

晉文公初為公子避驪姬之難在翟十二年而去過衛

衛文公不禮公出於五鹿

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

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

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

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

有二年必獲此土

復十二年必得五鹿

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

鷄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

道也繇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

首受而載之

拜受天賜受塊而載之也

及即位後與楚子戰于城濮

夢與楚子搏

搏手搏也

楚子伏已而監其腦

監也

子犯曰我

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昔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
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

物
楚師果敗

楚平王棄疾恭王子也恭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

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恭王妾埋璧於

室內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兩足各跨壁一邊過其上靈王肘加

之子比子皆皆遠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壓組故康王

以長立其子失之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

皆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

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鄭穆公母曰燕姑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宋昭公得公孫周之子也景公無子取得與啓啓得弟也畜

諸公宮未有立馬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

盧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

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乃立得大尹奉啓以

奔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

于問

安于簡子家臣

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

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

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

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

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
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
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
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
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

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
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
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
子召之曰善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
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
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
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

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襄子為智伯所攻奔保晉陽原過從後

原過
趙臣

至于王澤

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

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

襄子名

原過既至以告襄

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

在河東永安縣

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

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

王亦黑龍面而烏喙鬚麤髭頰大膺大胃修下而馮左

衽界乘

修或作隨界一作介

奄有河宗至于林溷諸貉南伐晉別

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智伯率韓魏攻晉陽

歲餘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

戒懼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先聖之格言有國之攸先也無災而懼所以為賢有凶稱孤於焉中禮至於彗星既出則薄賦歛而緩刑罰時雨屢憊則絀女謁而放讒佞因戰勝而增惕頽高臺而慮危則知懼天災重民命而召亂者未之有也

宋湣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臧文仲弔焉曰天作淫雨

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

不為天所怒弔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謝辱厚命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

滅文

仲魯大夫

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然

淳盛貌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

然

忽速貌

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

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

言懼而

名禮其庶乎

言懼罪已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興

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

也

宋莊公子

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景公時彗星出公謂晏子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邪無德於國穿閣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撓奪糾繆仇讐自是觀之弗久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何傷乎於是公懼乃歸填閣池減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也

魯僖公時雨澤不澍至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羣臣禱山

川以有事謝過自讓絀女謁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
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天旱
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

秦穆公時楚人滅江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降服素服

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又嘗與楚得臣戰于城濮焚

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
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
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已言貪與晉
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於
是乃喜

楚王

史失其謚

登強臺而望山川左江右湖以臨彷徨其樂

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

國者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歟

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侯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

悔過

過而能改春秋之所躱不遠而復大易之所載蓋君子省躬責已彰往察來唯道是從聞義則服斯可尚也已

昔者宗周監二代之制列五等之爵叶利建之象崇夾
輔之義東遷之後庶邦力政刑威慶賞繇已而出乃有
席千乘之勢居三揖之上哂讜正之議失防閑之道或
知其謀而不用或察其賢而見戮或肆一時之忿或舉
無名之役而能知非引咎負愧懷恥齟然內省務修厥
德大則成定霸之業小則得為君之體遷善之益斯可
見焉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

畧地焉

孫辭以畧地

遂往陳魚而觀之

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

疾不從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

父次曰叔父有憾諫觀魚不聽

寡人弗敢忘塋之加一等

加命服之等

鄭莊公母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遂惡之愛共叔段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於己

鄙鄭邊邑貳兩屬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啓開也

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

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

奔共

共國今汲郡共縣

遂寘姜氏於城潁

城潁鄭邑

而誓之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

人

封人典封疆者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享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

無

繫語

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據武姜在設疑也

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

不然

隧今延道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賦賦

詩也融融
和樂也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洩舒遂散也

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

純猶篤也

愛其母施及

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匱純孝也莊公雖

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餘皆倣此

文公十二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

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

公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

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
有不利焉許之夜絕而出見秦伯秦伯乃還

晉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

芮冀芮
鎮重也

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頭須一曰里鳧
須豎左右小吏

其出也竊藏

以逃

文公
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求納
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

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
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言棄小怨

所以能

安衆

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母偕
隱而死晉侯求之弗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
旌善人

悼公二年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鷄澤

單頃公王卿士

公之

弟揚干亂行于曲梁

行陳次

魏絳戮其僕

僕御也

公怒謂羊

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

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

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投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

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

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命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

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命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

誨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

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

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

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衛成公三年晉文公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晉侯

齊侯盟于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

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

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也

或訴

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夷

晉侯復衛侯衛侯先期入

不信叔武

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

長牂衛大夫甯子惠公之

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

公子歛犬華仲前驅

衛使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

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公以叔武尸枕其股

歛犬走出

手射叔武故

公使

殺之

秦穆公三十二年將襲鄭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公辭焉

辭不受其言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

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秦師遂東晉襄公敗

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

三帥

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

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

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

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

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

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

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良夫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如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

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

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對答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為悖亂

是貪故也

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乃作

秦誓

晉舍三帥還歸穆公悔過作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誓其羣臣通稱士也

子

誓告汝群言之首

衆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

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

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罪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

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

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執

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親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雖則云然尚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

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者我

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乞乞壯勇之夫雖射

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

有之昧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

之不明故也

如有一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

如有一個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寔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心好

之至也是人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

我子孫衆人亦主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有利哉言能興國

違之俾不通

見人之有技藝蔽媚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

寔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媚疾之人寔不能容人豈能安

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

杌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

曰由所任不容賢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成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

一說穆公復使孟明視

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

馮翊鄧陽縣西北有衙城

秦不利引兵歸三

十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

敗晉人取王官及鄆以報穀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於是繆公乃自茅津

在大陽

渡河封穀中尸

封識之

為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詳余誓告汝古之

謀人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

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吾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

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

周備也

卒得孟明之慶

齊頃公魯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於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

之據本魯邑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

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

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鞏之所

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為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

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

楚武王使莫敖伐羅大敗縊於荒谷群帥囚于冶父自縊

經也荒谷治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

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

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隱謂隱藏其言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

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

鳴鳴將驚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

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

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

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

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
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
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得則感
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
王薨令尹即拜覓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
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
性恭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
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昭王十年吳蔡伐楚昭王亡十一年復入于郢初王之

奔隨也將涉于成臼

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藍尹疊涉

其帑

疊楚大夫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

寧安定也

子西曰子常

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

惡

惡過也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事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

齊景公與魯定公為夾谷之會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

公下席而謝

魏惠王時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於王不能用遂西入秦事秦孝公孝公使將兵擊魏軍盡破之以歸秦魏繇是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燕惠王昭王子也初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

復易王之辱樂毅請罷諸侯之兵獨圍莒即墨時田單
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為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
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
惠王聽讒使騎劫代樂毅將而召毅毅畏誅西降趙田
單與騎劫戰遂破劫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惠王
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
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讓樂
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

警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

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

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
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於結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
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
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
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
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靈
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

磨歷也

薊丘之植植於

汶篁

竹田曰篁謂燕人疆界移于齊之汶水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

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

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鳩夷而浮之江湖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致於入江而不化夫勉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者樂間之宗也于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

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
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
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之亂不若
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
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朝聘 姻好

朝聘

傳曰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繇是評貢賦之職講班爵之義宴享以示惠采章而慎儀蓋小所以事大大所以字小乃周室之舊制

列國之遺範也原夫竝建之始胙土相繼著之典法納於軌物其後力政專命強弱異勢以至獻物薦賄旅百而有加共職歸事駿奔而不暇當夫鄰國之繼好霸令之不煩固宜講信修睦謀事補闕其流風語言可觀也已

魯隱公元年十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傳曰非王命也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薛魯國薛縣

薛侯曰我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卜正卜官之長

薛庶姓

也我不可以後之

庶姓非周之同姓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

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

禮主則擇之

擇所宜而行之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

四年寡君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薛任姓齒列也

君若辱貺寡

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二年春正月滕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

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紀不

能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九年秋七月曹伯使其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賓之

以上卿禮也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

子降稱人

莊公五年秋郕犁來來朝

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郕城犁來名

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卿始結陳好也女氏叔字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杞稱伯者時王所黜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僖公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邾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秋七月公子友如齊

公會齊侯盟于窳母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十年春正月公如齊

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

鄆夫人也鄆子木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鄆國今琅邪鄆縣

十有五年正月公如齊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

二十年夏鄆子來朝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也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

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今稱朝者始用周禮終而不全故貶其爵公卑祀祀不其也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聘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魯縣東南有昌平城

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

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冬東門襄仲

公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既命襄

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魯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晉文討曹分其地以賜諸侯

公子

遂如晉拜曹田也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

通

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

之以敏

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于事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

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狄侵齊也

文公元年冬十月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放凡君

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

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

卑德之基也

三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如衛請成于晉

冬公如晉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故免之三年衛執孔達

以說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

會投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冬晉陽處父聘于衛

六年春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

秋季文子如晉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子越椒也椒不書姓史畧文

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

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

因賀楚師之不害

往年楚次

厥貉將以伐宋

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十四年冬公如晉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

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

莊叔謝齊來會葬

宣公元年夏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齊侯與公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故襄仲如

齊謝得會也

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我濟西之田

公比年朝齊故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

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

史之常也

秋季文子初聘齊

齊侯初即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

國武子來報聘

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

於大國也聘而獻物

物玉帛皮幣也

於是

主人亦設豆

百品實于朝而獻功

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

於是

嘉淑而有加貨

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贊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

來報亦備

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公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十二月齊侯朝於晉將授玉

行朝禮

卻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修

好故云晉公不任當此惠

一云齊頃公朝晉欲尊上晉景公晉景公

不敢受乃歸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即位

三月杞伯來朝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五年春孟獻子

仲孫蔑也

如宋報華元也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夏邾子來朝

魯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四月晉去故絳遷于新田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冬衛侯如晉晉反戚馬

戚衛孫林父邑林父去奔晉戚隨屬晉

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公子辰如晉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使糴菽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子商楚公子辰

秋公如晉

十一年春晉侯使卻犇來聘夏季文子如晉報聘

秋叔孫僑如

宣伯也

聘于齊以修前好

鞍以前之好

十二年秋晉卻至如楚聘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

報卻至

十八年春晉悼公即位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拜謝公朝

君子謂晉

於是乎有禮

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語其德政杞

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宣公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七月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

公即位而朝

孟獻子相公稽首

相儀也稽

首首至地也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

禮之子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與晉乎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四年三月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 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

使屬魯如須句顛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邪鄆縣 晉侯不許

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

命晉侯徵發之命 鄆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

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

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借鄆以自助晉侯許之五年夏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

鄆

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鄆鄆太子巫如晉以成之

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晉

言比諸魯大夫也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

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平四年狐貽戰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子叔聘在元年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謝公春秋

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謝前年伐鄭師

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士魴聘在此年夏媾君臣不敵故禮之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言齊伐魯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十九年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

謝討齊

二十年秋齊子

叔老也

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

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聘在十五年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邾水之田

冬曹伯來朝始見也

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藥氏

二月鄭伯朝晉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

曰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介因也大國楚也

寡君是

以請罪焉

謂得罪于陳也

敢不稽首

為明年鄭入陳傳

夏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疆如齊聘

且請期

請會期

冬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二十五年十月鄭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六

月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獻陳捷于晉晉受之

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偃子

召公也

召公會澧淵也

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之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許

歸衛侯秋七月鄭伯歸自晉

請衛侯歸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

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

敏夏子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
言鄭所以能自安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
通嗣君也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二十七年晉楚同盟于宋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故楚屬陳蔡

胡沈
朝晉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如晉陳文子曰

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
而後薦賄以副已心

小事大未獲事

焉從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
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孟孝伯

仲孫燭也

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

如楚舍不為壇

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

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外僕掌次舍者

自是至今亦皆循

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

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

赦其過失救其舊患賞其德刑

刑法也

教其不及小國不

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

怠懈也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

自解說也

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

奉行大國之政

供其職貢從其時命

從朝會之命

不然則重其幣

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馬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無昭禍以告子孫

十二月魯襄公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

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

豈為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

從邇

邇也

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也

不如姑歸也叔

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足專任

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駕鶉

公遂行

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

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二十九年五月晉范獻子來聘

士也

拜城杞也

謝魯為城杞

吳子使公子季札來聘通嗣君也

吳子餘祭嗣立

故遂聘齊鄭

適衛自衛適晉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
此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蘧罷來聘通嗣君也

郟敖
即位

三十一年十月鄭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皮使印段如

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
國之禮

十一月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

通吳晉
之路

十二月衛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北宮佗
襄公獻公子

宋

之盟故也

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

以勞辭文子入聘

報印
段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為介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

十一月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

邾敖楚子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公即位故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遂如齊自齊聘于衛

四月叔弓聘于晉報韓宣子也

宣子韓起也

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

儷也

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

請君無辱公

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致少姜之襚服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

弔少姜

三年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

二子皆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卿共妾葬過禮甚

子太

叔曰將得已乎

言不得止

昔文襄之霸也

晉文公襄公

其務不煩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明王之制歲聘

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

葬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一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衰雖節之猶過於古

足以昭

禮命事謀闕而已

朝會以昭禮盟會以謀闕

無加命矣

命有常

今騷寵

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教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

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衰之制

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

齊必繼室

繼室復薦女

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故

楚靈王新立

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

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云交相見

進退罪也寡君使

虎布之

布陳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

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

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

猜疑也

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

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

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

也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

不欲以諸侯待之

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一睦

焉

一睦謂小邾

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五年春公如晉

即位而往見

自郊勞至于贈賄

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

失禮

揖讓之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韓起送女

九月徐儀楚

儀楚徐大夫

聘于楚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弔為吳所敗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

告盟主

士匄相士鞅逆諸

河禮也

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

七年春三月公如楚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

太宰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

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

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炤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

爾民嬰齊受命于蜀

蜀盟在成二年衛父公衡

奉承以來弗敢失隕

而致諸宗祧

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奠

奠魯朝

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四王共康邾叔靈王

嘉惠未

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

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

孤與其二三臣

悼心失圖

在哀喪故

社稷之不遑况能懷思君德

連暇也言有大喪多

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趾足也

寵靈楚國以信蜀之

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言但欲使君未

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

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

來使臣請問行期

問魯見
伐之期

寡君將奉質幣而見于蜀以

請先君之貺

請問
也

公將往夢襄公祖

祖祭
道神

梓慎曰君不

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
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四月
鄭子產聘于晉

八年夏叔弓如晉賀虎祁也

賀宮
成

游吉相鄭伯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

蒙欺也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之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八月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

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遂如晉

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十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即位

齊侯衛

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十三年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冬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八月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

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

往謝之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冬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秋鄭子來朝

十九年五月楚令尹子瑕聘于秦

二十年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叛晉屬鮮虞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

軍事無暇于待
賓且懼洩軍謀

二十二年晉執叔孫婍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

復

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二十四年六月鄭伯如晉子太叔相

二十五年春叔孫婍聘于宋

二十七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

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強弱

定公十年冬叔孫武叔

名州仇

聘于齊

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

隱公也

哀公二年四月滕子來朝

二十一年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

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

魏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來朝

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

趙武靈王元年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

朝信宮

韓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而還

徐廣曰與秦會臨
晉因至咸陽而還

十二年齊魏王來朝

秦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

後三年韓魏太子來朝

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

楚考烈王十二年春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

姻好

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為宗廟下以為繼後世者也則有受分器之重居秉圭之位修先君之好結大國之援因其嘉會申以同盟玉帛之用斯備榛栗之贄是修以奉其粢盛以章乎物采成冕迎之重崇廟見之儀所以篤其惠好為之與國至於不由禮以加伐止其君

而強求貽後世之譏非好速之義禮之失者其在茲乎

魯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

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蓋孟子之姪婦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婦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

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

十四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得臣齊太子也

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詩義取莊

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四十五

死

陳今陳國陳縣

隱公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卿為君逆也

冬十月伯

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七年陳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以忽有王寵故

也鄭伯許之乃成婚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

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

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有

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
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桓公三年春公會齊侯于贏成婚於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

而成婚非禮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禮

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

義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

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

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

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

謀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之
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
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

福

詩大雅文王言求
福跡已非跡人

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

為謀

言獨潔其身
謀不及國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欲以
他女

妻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
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言民

見怪於我遂辭諸鄭伯

假父之命
以為辭

莊公十年夏六月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

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

妻之姊
妹曰媯

止而見之弗賓

不禮
敬也息

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
子從之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婚也齊
侯進不見公

十二年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
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

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
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鳥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以章物也

章所執之物別貴賤

女贄不過

榛栗棗修以告虔也

榛小栗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

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

不可乎

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

秦穆公文嬴也

初晉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晉公子重耳于楚楚子厚

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沃

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

囚命

囚命自囚以聽命

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嫡此為才子圍

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昏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

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今子于子圍道路之人也

言德姓不同也取

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今將昏媾以從

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

歸女而納幣且逆

歸女納幣更主昏禮逆親迎也

至是重耳返國故逆

以歸焉

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

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女非禮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自為其子成昏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

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

除凶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敵夫人奉粢盛共祭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有姑之辭

卿不行非禮也

禮諸侯有故則使卿

進

宣公元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諸侯之卿出入

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

族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留公彊成昏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

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

篤昏姻之好

十一年春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肝之妻不聘無媒禮

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妣

昆弟之妻相謂為妣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肝同母昆弟

生聲伯聲伯

以其外弟為大夫

外弟管子奚之子為魯大夫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

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

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

儷耦也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

死亡

言不與郤犇婦懼能念致禍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

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舍族謂不稱叔孫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如齊納幣

為平公納少姜

夏韓須

如齊逆女

逆少姜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

侯晉侯謂之少齊秋少姜卒

三年正月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復以女繼少姜

曰寡人願

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

不獲

自來不得

不腆先君之適

謂少姜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

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

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

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

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

適夫

人之

及遺姑姊妹

遺餘也

若而人

言如常人不敢譽

君若不棄敝

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董正也振整也嬪嬙

婦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望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

制夫人服則奠

訖君臣乃釋服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

之內主豈唯寡君舉國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

實寵嘉之

唐叔晉之祖

既成昏

許昏成

晏子受禮

受賓享之禮

叔向

從之宴

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

為平公

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更嫁公女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

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寵謂子尾

五年正月楚子以屈生為莫敖

建生屈子

使與令尹子蕩如

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汜菟氏皆鄭地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言楚強諸侯畏

敬其使

秦厲共公二十八年越人來迎女

楚惠王七年迎婦於秦

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楚王患之乃

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十四年項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齊湣王四年迎婦于秦

趙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為夫人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六
八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提

謄錄監生臣胡觀瀾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盟會

傳稱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自周室東遷諸侯
力政疆陵弱大侵小或夷狄交亂於中國或霸王臨長
於庶邦繇是坎牲軼血之事作矣若夫稱之以先代要
之以明神形於載書以著其信誓及後世以圖其終固

宜守之而勿渝奉之而可久其或假璧易田乃成於詐
設捧盤執耳或至於紛紜可尋可寒速乎長亂是糾是
殛垂之空言自非仗仁義之名保丹青之誓恤病討貳
以存亡國而討不睦勤王尊主以翼天子而訓諸侯苟
異於斯亦鮮以濟

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

城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儀父邾子未奉王命故不書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

始通也

初惠

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故曰始通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蠻夷皆氐鬼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

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

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復修戎好也

冬十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

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曰魯故也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三年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尋

盧之盟也

四年春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宿盟在元年

六年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修好故言始平于齊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盟于宿

冬陳及鄭平

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

蒞臨

也 壬申及鄭伯盟 欬如志 志不在於欬血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

盟矣 洩伯鄭 鄭良佐如陳蒞盟 良佐鄭大夫 辛巳及陳侯盟

亦知陳之將亂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於鄭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

衛請先相見 宋敬齊命 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夏齊人卒平

宋衛於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定國

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

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

尋之故曰
以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冬來告
稱秋和三國

公使衆仲對曰君

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

受君之明德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在琅
邪華縣南

時宋公不王

不供
王職

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

公不告命

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郛
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公怒絕宋使秋鄭

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故會防以謀伐宋

十年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

尋九年會

防謀伐宋鄧魯地

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老桃宋地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邾也榮陽縣東有釐城鄭地

謀伐許

也鄭伯將伐許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魯不

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四

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

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二年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始懼楚也

楚國

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偕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九月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

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贏齊邑今太山贏縣

成昏於齊也

公不由媒

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中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不

盟也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二年入杞今求成也

六年四月公會杞侯于成

成魯地在太山鉅平縣東南

來諮謀齊難

也

齊欲滅杞故來謀之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

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

成鄭

八年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

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

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
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惡曹地名

九月魯大夫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北

地名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邠地

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闕魯地在東平

須昌縣東南

十二年六月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曲池魯地

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

盟于句瀆之丘

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人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宋

成未可知也秋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

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貪鄭賂故與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脩十二年武公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曹人致餼

禮也

熟曰饗生曰餼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子人即弟子語也其後

為子人氏

十五年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弗克而還

十六年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

前年冬謀

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

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十七年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

平齊紀且謀

衛故也

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

越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為

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也

四年三月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澨

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

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澨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鄆

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

于漢汭而還

汭內也謂漢西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訖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

一人故不稱名訖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訖亭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

平宋亂

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

始及齊平

也

始與齊桓通好

十四年冬周大夫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鄆衛

地今東郡鄆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齊始霸也

始為諸侯長

十六年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

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

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今在河南緄氏縣幽宋地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
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

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高侯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

盟齊桓謀接諸侯以崇霸業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二十七年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陳

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蓋魯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討難燕國今薊縣

三十二年春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二十

八年謀為鄭報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齊善宋之請見故進

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請復季友也

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

郎以待之

非師旅之事
故不書火

季子來歸嘉之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
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

貴之故不書名
子男子之美稱

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宋

地陳國陳縣
西北有榿城

盟于犂謀救鄭

犂即榿也
地有二名

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服江黃也

貫宋
地梁

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
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陽穀
齊地

在東平須昌縣北
二年楚侵鄭故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

如齊蒞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師次于陘楚使屈完如

師完及諸侯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

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書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謀寧

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八月諸侯

盟于首止

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莫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

貴世子鄭伯逃歸不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以其逃首

止之盟故也

七年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謀鄭也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窳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謀王室也

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鄭伯

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喪公

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九月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

義取修好故顯其盟辭

宰孔先歸

既會先諸侯去

遇晉侯曰可

無會也

晉侯欲來會葵丘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

在莊三

南伐楚

在四

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

矣

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

晉侯乃還

不復會齊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鹹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

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杜丘地名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十六年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臨淮左右謀鄆且東略也鄆為淮夷所病故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

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南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

于邾故不言如會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

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

病邢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

盟主故在齊人上

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謂軍敗績

秋宋公楚子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禮會故稱爵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

之好且及莒平也

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

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諡以號為稱甯莊

子盟于向

莊子甯速衛大夫向莒地

尋洮之盟也

二十七年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

後期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八年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欽孟衛地衛侯請盟晉

侯弗許

四月晉楚戰于城濮鄉役之三月

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

鄭伯

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人

氏九 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

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

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墮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

謂是盟也信合義信

六月晉人復衛侯

以叔武受盟于踐
土故聽衛侯歸

甯武子與衛人盟

于宛濮

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
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欲故不和也

今天誘其衷

衷中

使皆

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

圉

牛曰牧
馬曰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

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

渝此盟以相及也

以慈
相及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

盟也而後不貳

言叔武之賢甯俞之
忠衛侯所以書復歸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討不服也

討衛許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

翟泉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尋踐

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秦小子憇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

卿不書罪之

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濟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

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大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會故傳重發之

三十二年夏秋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

盟

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文公元年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春

狄魯大夫皆不貶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教會之

晉取衛田

正其疆界

二年三月及晉處父盟

處父為晉正卿不能規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

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四

月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

以大夫盟欲以耻辱魯也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

隴

垂隴鄭地滎陽東有隴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

晉討衛故也

討元年衛

人伐晉士穀士蒍子書士穀堪其事也

晉司空非卿也士穀能堪卿事故書

三年春正月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冬晉人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改二年處父之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莊叔以

公降拜

謝其以公比君子也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

辭讓
登成拜俱選上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

天

七年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滎陽卷縣西有扈亭不分別

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

晉侯立故也冬徐伐莒莒人

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

穆伯公孫叔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

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前年盟扈公後

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

之戎

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十年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地名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

也

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

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

沓地名

請平

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

棐鄭地

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鄭衛二於楚故因公請平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

子家鄭大夫公子歸

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諸侯哀鰥寡有征
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
季文子曰寡

君未免於此

亦有同微弱之憂

文子賦四月

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祭祀

不欲為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

載馳詩廊風之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

以救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

居

鄭伯拜

謝公為行

公答拜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

盾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從於楚者服

從楚者陳鄭宋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

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曰卿行旅從

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威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敬事則魯尊而體為故責而不

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

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耦華督魯孫也督殺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

孫故不敢屈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大夫

魯人以為敏

無故

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六月晉以新城之盟

在前年

蔡人不與

不盟

晉郤缺以上

軍下軍伐蔡

兼帥二軍

曰君弱不可以怠

怠懈也

戊申入蔡以

城下之盟而還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齊執王使且數伐魯

齊人賂晉侯故

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

書

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惡其受賂不能討齊

十六年正月及齊平

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

公有疾使季孫行

父

季文子

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間疾

彘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鄆丘齊地

十七年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不

能救魯
故請服

六月晉侯蒐于黃父

一名黑壤晉地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十

月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

之公會齊侯會於平州

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以定公位

篡立者諸侯既

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也

謝得會

宋人之弑昭公也

在文十六年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

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鄭穆公曰晉不

足與也遂盟于楚

三年春齊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邲鄭地為夏楚侵鄭傳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桓子也

始通且謀會晉也

即公

位衛始修好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

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王叔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

以監臨諸侯不同
軟者尊卑之別也

晉侯之立也

在二年

公不朝焉又不使

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黃父

即黑壤也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
止之辱故諱之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討不睦也

謀齊
陳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受盟
也辰陵陳地潁川

長平縣東
南有辰亭

陳鄭服也

言楚與晉
狎主盟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

之役遂服于晉

亦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

會于欒函衆狄服也

橫函

狄地

十二年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衛背盟

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讖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

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

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宋為盟主故伐陳

陳貳於楚故

衛人救之孔達曰

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

背盟救陳而以死謝
晉十四年衛殺孔達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

救蕭在前年

君子曰清丘之

盟唯宋可以免焉

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願盟以恤宋而春秋貶宋大夫傅嫌華椒

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五月楚師伐宋宋人

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

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爨也

雖然城下之盟有

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之盟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楚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

十七年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

晉地討貳也

十八年春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

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成公元年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與晉
且懼齊楚

二年六月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鞏去齊
五百里

袁婁去齊
五十里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

上鄆

地名冬楚侵魯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

楚侵遂深故孟孫
請以賂往孟孫獻

也子以執斲執鍼織絰

執斲匠人執鍼女
工織絰織縵布者

皆百人公衡為

質

公衡成
公子

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然

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齊在鄭下非卿傳所謂卿不書邕盟也然則楚於是始與中國

準自此以下楚不書卿貶惡也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匱盟

匱乏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君臣之別

三年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

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尋宣七年盟

公問諸減宣叔曰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

下

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

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

當其上大夫

降一等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

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降大國二等

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古制

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

猶為小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

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丙午盟晉

丁未盟衛禮也

五年十二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
丘縣北有桐牢

鄭服也諸侯謀復

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圓龜也宋公不
欲會以新誅子靈為

辭為明年
侵宋傳

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
地陽平

元城縣東南
有地名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蟲牢盟在五年
莒本屬齊齊服

故莒
從之

九年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

晉

歸田在前年

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馬陵盟在七年

季文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競強也

范文子曰勤

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
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侯太子州蒲

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夫人子之禮

為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故會諸

侯伐鄭

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
不子書晉侯其惡明

鄭子罕賂以襄鐘

子罕
穆公

子襄鍾鄭襄
公之廟鍾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皆穆
公子榮陽卷縣

東有脩
武亭

辛巳鄭伯歸

十一年春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

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如晉
弔至是乃得歸

三月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

卻犇卻克
從父兄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

卻犇文子交盟魯晉之
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

盟舉重
畧輕

冬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

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馬秦伯不肯涉河次

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

史顛秦大夫

晉卻犇盟秦伯

于河西

就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齊一心質成也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

背晉成

十二年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

二子楚大夫

癸亥盟

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

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

往來道路無壅

贄幣也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

討背叛不來王庭者

有

渝此盟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俾使也隊失也

鄭

伯如晉聽成

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

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既與楚成合

諸侯以申成好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

報郤至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

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

十五年三月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討曹成公也

討其殺太子而自立其事在十三年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

汝水之南
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為晉伐
鄭起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
梁國寧陵

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

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耻輕於執止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

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
士子爵

十二月季孫行父晉卻犇盟于扈

晉許魯
平故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同盟于柯陵

柯陵鄭西地

尋戚之盟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打

虛打地關

謀救宋也

襄公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冬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復會

于戚知武子之言也

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

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

三年四月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孟獻子

相公稽首

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

君懼矣

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

讐

仇讐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晉為

鄭服故且欲修吳好

鄭服在前年

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

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

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

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勾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郟外

與士

勾盟郟
水名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鷄澤

單頃公王卿士 晉

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

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患楚侵欲袁僑濟塗四世孫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初吳子使壽越

如晉

壽越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

且請聽

諸侯之好

更請會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

告會期

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

二大夫皆受晉命而會吳九月

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穆叔

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鄆近魯境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

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

七年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戚之言

而尋

孫桓子之盟

盟在成三年

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敵禮

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

悛容

悛改也

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

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

順謂從者也

從順也

衡而委蛇必折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

八年五月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

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以命朝聘之數

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獻捷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甲戌師于汜

東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

令於諸侯曰修器備

兵器戰備

盛餼糧

餼乾食

歸老幼

示將久師

居

疾于虎牢

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青圍鄭

肆緩也青過也

逆服不成圍

鄭人恐乃行成

與晉成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復屬之

知武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

敵也

吾三分四軍

分四軍為

三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

一動而楚三猶愈於戰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

謀不可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

也言當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二月同盟于戲

鄭服也鄭服故將盟鄭六卿公子駮駮子駮公子發子發國公子

嘉孔子公孫輒子耳公孫董子蟠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

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

如連盟之罰

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

介猶間也

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

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

苦墊隘無所底告

墊隘猶委頓底至也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

亦如此盟

荀偃曰改載書

子駢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改之

公孫舍之曰昭

大神要言焉

要誓以告神

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

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

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

鄭乃盟而還

遂兩用
載書

十二月楚子伐鄭

與晉
成故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

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

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

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質主也

所臨唯信信者言

之瑞也

瑞符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神臨也

明神不蠲要盟

也鵠深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中

鄭城中里名
罷戎楚大夫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
往會之故曰會吳吳

不稱子從所
稱也柤楚地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
子乘

十一年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
謹辭令諸侯

道敞而無成能無貳乎

數伐鄭皆罷于道路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無蒞年

蒞積年救而不分災

毋壅利

專山川之利

毋保姦

藏罪人

毋留

隱

速去惡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獎助也

或間茲命

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二司天神

羣臣羣祀

羣祀在祀典者

先王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

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

之

殛誅也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踣斃也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

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

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二盟不書不告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

秋史失之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

不相備也

禁侵掠

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

向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

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樊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地向鄭

為吳謀楚故也

謀為吳伐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

退吳人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將執戎子駒支

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瓜州地在今墩煌

乃祖吾離

被苫蓋

蓋苫之別名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蒙冒也

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

腆厚也

與女剖分而食之

中分為剖

今諸侯之

事我寡君不若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繇

職主也

詰

朝之事爾無與焉

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

毋是

翦棄

翦削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

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

不內侵亦不外叛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

盟而舍戍焉

在僖三十年

於是乎有穀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晉禦其

上戎亢其下

亢猶富也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犄之

特其足也

與晉踣之

踣也

戎何以不免自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

意常如殺無中二也

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

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

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

無普焉

普閔也

賦青蠅而退

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宣子辭

焉

辭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成愷悌不信讒言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

於

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

敬其使

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

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五年春正月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人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違自共盟難津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

諸侯大夫可知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

齊有二心故

荀偃怒且曰諸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

國必當於是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

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督揚即祝

也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正邾魯之界也

泗水名取邾田自濼水歸之于我

十一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大隧地名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

柯齊晉平魯懼齊故

為柯會以自固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四章曰控

于大邾誰因誰極控引也

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盱敢不承命

叔向度齊未肯

以盟服故
許救魯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六